

文藝創作叢書



艾明之著

競賽

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文藝創作叢書

競 賽

艾 明 之 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滬365
競 賽

著 者：	艾 明 之
編輯者：	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
出版者：	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鄉路一號
發行者：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印刷者：	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-10 360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

——會員編輯叢書創作藝文——

魏 金 枝	葉 籟 士	陳 學 昭	黃 源	夏 征 農	柏 山	李 俊 民	巴 金	委 一 員	主 任 委 員
								于 伶	馮 雪 峯
	賴 少 其	靳 以	陳 白 塵	徐 平 羽	夏 衍	胡 風	王 統 照		

目 錄

領班陸萬古·····	一
結合·····	二二
競賽·····	七六
子彈二百發·····	一二九

領班陸萬古

一

上海有一家公私合營的鋼鐵廠，裏面平爐部有三個煉鋼領班，年紀都已五十開外；他們原是漢陽鋼鐵廠時代的老人物，那時漢陽鋼鐵廠的工務課長姓趙，大家叫他趙大砲，和廠長鬧彆扭，一氣就跑到這個廠子來。那三個領班跟趙大砲一起工作了好幾年，趙大砲一走，他們也跟來了。這是抗日戰爭結束那年子的事。

這三個領班，雖然過去都是在漢陽學的手藝，可是煉起鋼來，各有各的一套，誰都不跟誰洩露；一個在班上煉鋼，其他兩個就走得遠遠的，決不去瞅一眼。其中有一個叫陸萬古，技術水準比較高，鋼水給他一看，他說成分對了就對，他說可以放了就放，決不會出亂子。可是三個領班中，也

數他脾氣最臭，最保守，他還有一個小毛病：愛貪小便宜。因此，工人當面陸師傅、陸師傅叫得又甜又響，背後卻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死伸手，嫌他保守的給他起了一個更難聽的綽號叫老頑固。

老頑固既是跟趙大砲來的，嘴巴比其他兩個領班會說些，技術又高明些，中國能夠煉鋼的人又少，因此他在廠裏很快就算得上是一個紅人。少不得有些人摸上他的門：『陸師傅，幫忙攪份活做做吧！』他一看來人兩手空空，便瞪起眼睛罵道：『你眼睛長到屁眼去啦，找人不認認清，我一個小領班，能說些什麼話！』不管別人求得多淒涼，他老頑固可一點不動心。有人過去跟他在漢陽一起做過，摸熟了他的脾氣，便告訴那些人：『跟他拚份禮，包管行！』聽的人照着去辦了。果不其然，老頑固一看，臉色先不同，可是還得客氣一下：『你的禮我可不能要，你是幹活的，我也是幹活的，收了你的禮，我可太不夠朋友。』接着又說：『你放心回去，我一準跟趙課長說，你等着就是。』老頑固一說，趙大砲沒有不答應的，那時國民黨反動派根本不把工廠當工廠，多個把人不在眼裏。

有些人信了老頑固的話，以為他當真夠朋友，不肯收禮；進了廠以後，也就不提送禮的事，祇

是心裏感激老頑固。另外一些比較精明的，悄悄的還是送去了，這一次老頑固就不再客氣，全部收下了。

誰送誰不送，老頑固心裏可一點不含糊，遇着趙大砲來問他：『老陸，新來的幾個工資，你看怎麼定好？』送了禮的，老頑固一鬆二脆的立刻答道：『這個不賴，給一塊五吧！』沒有送的，老頑固臉上便現出爲難的神氣說：『哎啊，趙課長，還是你定定吧，我說的話，要得罪人，被人怪！』趙大砲說：『你熟悉些，說吧，有我呢！』他無可奈何的嘆口氣說：『唉，狗彘的幹起活來，別提，給他九毛還算多的！』

少送一份禮，工資上就吃了大虧。

這件事不知怎樣傳了出來，沒有送禮的都氣得跳腳，那時候國民黨反動派掌權，有理無處說。又怕老頑固以後扯怪，大家硬着頭皮七拼八湊，每個月都備一份禮給老頑固送去。

那時候，一到發工錢，鞋啊，襪呀，吃的，用的，就擠滿老頑固一屋子。

加料班有一個年輕小夥子叫馬阿狗，也是老頑固介紹進來的。馬阿狗身強力壯，做活挺利落，苦的是食口多，一家五口，全仰他維持。剛進廠時，送過幾次禮給老頑固，後來實在送不起，祇得停了。老頑固可記上了心。有什麼重活，他就叫：『阿狗，你去！』一個不對，他便吆三喝四。馬阿狗心裏明亮，這都是少了份閻王禮呵，祇得吞聲忍氣，暗裏安慰自己：『苦就苦一點，老子有的是力氣！』

這一天，合當有事。二道料進了爐，老頑固有些累乏，便在爐邊椅上打瞌睡，順手把看鋼水的火鏡（註）放在椅邊木箱上。這面火鏡，原來沒有什麼希罕，好多人都有。可是老頑固除了廠長、趙大砲，從不給別人看。他覺得自己的本領就從這面藍鏡子裏看出來的，他怕別人會從這裏把他

（註）火鏡是一塊小藍鏡子，用來看高溫度爐子內的火鍊和鋼水，可以不損傷眼睛，並且看得特別清楚。

的本領看了去。他看見別人拿了火鏡在爐門口看來看去就覺得有氣。

馬阿狗平時受了他的氣，暗暗下了決心，一定要學會煉鋼，再不受老頑固的制。有了這個心，常常就偷眼注意老頑固的一切。他看見老頑固把他的火鏡護得那麼嚴，不知裏面有什麼奧妙，很久就想偷來一看，祇苦沒有機會。現在機會來了，他偷偷躡到老頑固身邊，把火鏡拿來，跑到爐門口，仔細看了一看。鏡子比別人的確實要清楚一些，此外也並沒有什麼特殊。

他剛剛要轉身把火鏡送回原處，後腦杓『拍噠』挨了一巴掌，回頭一看，老頑固眼睛瞪得牯牛樣，一喘一喘的。

『你也不屙泡尿來照照自己，你也配用我的火鏡？』老頑固張口就罵。馬阿狗知道自己理虧，祇得陪笑道：『一面小鏡子，看看有什麼關係嘛！』老頑固狠狠冷笑一聲說：『沒有關係，哼，算我瞎了眼，把你這種沒有良心的王八蛋招進來，過橋卸板，心肝給狗吃了！』說着，『嗖』的一聲就把鏡子抽回，塞到袋裏。馬阿狗手上覺得一疼，低頭一看，手指被老頑固抽鏡子劃破了，血流出來，一股火忍不住就冒了上來。他叫道：『你別雄的那樣子！未必除了你的雞巴屙鏡子，別人就沒

有啦！旁的人也有買了的，馬阿狗立刻去借了一面來，故意在老頑固面前走來走去儘向爐子裏瞧。

老頑固見馬阿狗看得那副出神樣子，心裏又忌又恨；他最不願意別人在他煉鋼時看他的爐子，那怕在爐門口隨便望望，他都受不了，何況是沒有送禮給他的馬阿狗。他衝上去，把馬阿狗手上火鏡奪下，朝地下一摔，『嘩啦』一聲，火鏡跌個粉碎。

『好，你也想來搶我這口飯吃啦！來吧，我不管啦！你一個人去吃吧！』說完，怒氣勃勃衝到值班工程師那裏，尖酸地說道：『我跟你報個告，馬阿狗要吃我的飯，讓他吃吧，我不幹這個倒楣爛班啦！』也不等值班工程師的回覆，丟下一爐鋼水在鍋裏，跑了。

中國的煉鋼人才，實在少得可憐。那時平爐部的工程師，多半才出學校不久，談談理論還可以，認真操作起來，有些地方就掌握不住。老頑固一走，他這一爐鋼，熬在爐子裏，沒有法子出。工程師去請，趙大砲去請，廠長去請，老頑固躺在牀上就是不起來。最後還是馬阿狗去跟他磕了頭，還賠了一份禮，才把他請起來。

五月，上海解放，上面給廠裏派來一位軍事聯絡員，此外除了舊廠長貪污無能被撤了職，換了一個新廠長，其他人事一概沒有變動。可是，在老頑固眼裏，這個廠已經變得不成樣子了。

在他眼裏，工人變得不像工人，見了廠長也不哈腰、弓背；新廠長也沒有一點廠長樣子，跟工人扶肩搭背的，簡直不成話；至於那個聯絡員，他根本瞧不起，破破爛爛，跟叫化子差不離，偏偏廠長跟他這麼客氣，連趙大砲也是，哼，哼，亂七八糟，真看不慣。

可是最看不慣的，莫過於過去跟他送禮的工人，一個個都不送了。逢到發工資，工人都嘻嘻哈哈，熱鬧得很，獨有他的家裏卻不再熱鬧了。這一氣可不小。在家裏，這口氣發不出來，他就帶到班上去。好也吧，歹也吧，隨便抓住一樣東西，他便叫罵開了：『好啦，大家翻身啦，該我這老不死躺在地上千人踩，萬人踹啦！大家都不要聽我放屁啦，呸呸呸，臭得很！』一罵，就罵半天。煉鋼自然也

沒有以前那樣認真，歇十天半月，便借故請假。聯絡員給大家上政治課，開討論會，他一聽到消息，就恨少生兩條腿，一溜煙跑了。從來沒有參加一次。

有一天在討論會上，有人提出要求上技術課，大家一致通過。接着選舉講課的教員，澆鋼部選了丁浩龍，砂磚窯選了王財寶，平爐部選了老頑固。

第二天，聯絡員去找老頑固，把大家的要求告訴他。老頑固一聽，臉孔就變了色，嘴皮子氣得直顫，說：『好得很，一步一步來，先不理睬我，再就逼我把本事交出來，再後一步，哼，大概就叫我滾蛋吧！』聯絡員一時摸不到頭緒，便問他：『陸師傅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？』老頑固不理這，卻說：『聯絡員，不是我不買你面子，我這一點本領，死了也帶進土裏，決不交出來的。』聯絡員知道他誤會了意思，便向他解釋。老頑固卻一百個不聽，最後半趕半攆的對聯絡員說：『好吧，聯絡員，不要多說啦，你們要叫我走路，請說！我陸萬古要遲一點半點鐘，』他做了一個手勢，『是這個東西！要想騙我的本領，休來！』

聯絡員見一時勸不醒他，也就罷了，恰巧廠長有事找他，便走出來。

四

聯絡員原來準備第二天找老頑固好好談一談的，但那天晚上，老頑固在班上就和煤氣爐領班周阿三吵了起來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老頑固以前的做法，快要出鋼前加錳鑛時，便把蒸氣關得極小，這是他從漢陽學來一直用到現在的。遇到最近來的一批淮南煤，品質差，灰分多，蒸氣一少，便結爐底。老頑固不管這些，加錳鑛時，照例大聲叫道：『煤氣爐，蒸氣，關！』

煤氣爐在蒸氣不關住時，爐底都不時要被煤渣子結住，要不斷打杆子，通爐底才行。一聽到喊要關蒸氣，領班周阿三就急急忙忙跑過來，對老頑固解釋道：『陸師傅，這次淮南煤不行，蒸氣一關，爐底就要結！』老頑固立刻說：『嘿，你倒會說風涼話，蒸氣怎麼能不關！』周阿三說：『剛才廠長來研究過的，他說蒸氣可以不關小，蒸氣不關，爐底就不容易結啦！』這話一說，老頑固就跳

了起來說：『你是拿廠長壓我嗎？我陸萬古做了二十多年，天天都這樣做，就連這一點都不知道？我不管蒸氣也行，可是這爐鋼你去負責，好不好你負責！』周阿三急了起來說：『你別拿大帽子給我戴，煉鋼又不是我的事，怎麼要我負責！』老頑固用手向他一指，說：『那就請你把嘴管住，別吃飽飯亂噏咕！』老頑固說完，卜通卜通自己跑去把蒸氣開關扭死；以前還多少留一點蒸氣，這次賭了氣，便一點也不留。

蒸氣一關死，煤氣爐當真就結了起來，爐底堵了厚厚一層煤渣，通也通不下，情形很嚴重。周阿三報告了值班工程師，臨時動員了二十幾個人，通爐底，擡煤渣，鬧了半天，才算把爐底打通。聯絡員聽到煤氣爐發生了故障，也趕了來看，煤氣爐的人都氣憤憤的叫道：『聯絡員，這樣不行啊，我們煤氣爐，變了受氣爐啦！』周阿三也說：『聯絡員，我們開個會檢討一下吧！』聯絡員想了一下，答應了，但吩咐大家開會時態度一定要好，不許吵架。

出了鍋以後，聯絡員就在平爐部召開了一個檢討會。

澆鋼部先檢討，說：『最近我們的工作已經有進步啦，自從上次狗禽的特務在澆口裏灌了

沙，炸了一次，大家警惕性都提高了。現在排鋼錠模時，一個個都檢查，澆的時候也很當心，一次就有九噸多。」

加料班也檢討說：『我們進料的時間已經縮短，以前六個鐘頭，現在祇要四個鐘頭，料再好，都加上啦！』

輪到老頑固，他低下頭，懶聲懶氣說：『我沒有什麼好檢討！』聯絡員問他：『現在你們幾個鐘頭出一爐鋼？』老頑固答道：『老樣子，十二個鐘頭！』聯絡員驚訝地說道：『哎呀，其他兩班都已經縮短到八九個鐘頭啦！你……』老頑固不等他說完，立刻截住說：『別人是別人，我不知道！』聯絡員見他布滿皺紋的臉已經升起怒容，便不說下去了。

接着是煤氣爐檢討。周阿三說：『最近我們每天節省了一噸多煤，祇是煤的成分不好，今天陸師傅把蒸氣關了，爐底結得不行，差一點開到要停爐！』剛才聯絡員檢查老頑固的工作，老頑固心裏便沒有好氣，周阿三這樣一說，老頑固便找到發洩的對象，馬上叫了起來：『好哇，你他媽的推得好啊，你們煤氣爐，工作時間打瞌睡，偷懶不打杆子，爐底結了，倒賴上我啦！』周阿三說：『

陸師傅，你別黑着良心說話！今天我們打過瞌睡來着？今天我們杆子打得還少？」周阿三說得冒了火，就忘了聯絡員的話，「陸師傅，不是我批評你，你就是頑固，老頑固，不肯改，才差一點把爐子結住的！」老頑固壓低聲音，回頭對聯絡員冷笑道：「聯絡員，你聽到的，他罵了我什麼！」回頭又對周阿三吼道：「周阿三，你和我有什麼難過，你說好啦，用不到在這裏扯我的筋！」周阿三說：「誰扯你的筋，我也不過提出來檢討檢討，譬如那個蒸氣廠長，趙課長研究過，都說不關不礙的。」

「別人是別人，我的是我的。如果大家覺得我這套現在不行啦，解放以後不吃香啦，沒有關係，我走！」聯絡員正要站起來勸止，老頑固的弓背已經在樓梯口消失了。

散會後，聯絡員到老頑固屋子去。老頑固祇勉強點了點頭，不作一聲。聯絡員在他牀邊坐下，足足和他談了一個鐘頭，談現在工人的地位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道理，為什麼要打破關門主義，學習新技術……老頑固一句也沒有聽進去，他祇是不斷的想：大家想騙他的本領，大家在排擠他，冷落他，連聯絡員也不是好東西。

第二天，他呈了假條，請假三天。